



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学生 李海佩 文并摄

正午时分,提早结束了上午的军训训练,我和伙伴一同行走在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园,疲倦又有些悠闲。踢着脚边的小石子,抱怨几句军训时“正好”的烈日阳光,转角处,一股4岁那年记忆犹新的味道入鼻腔,香味儿顿时蕴满大脑,我赶紧加快步伐。在秋意渐浓的地大,我竟找回了十几年前印象中的那股“武汉味儿”。

我从小就对味道非常敏感,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都记得清清楚楚,那时候懵懂竟以为所有的地域都有它独特的味道。

我出生在泰山脚下,小时候常去山下玩耍,山林的味道、山泉的味道,是我印象中泰山的味道。直到走过的地方多了,我才明白,这不过是山的味道罢了。

记得十几岁去美国看访学的老爸,住在洋房里,每天都能闻到一股香味的,有点刺鼻,却伴随我异国之旅始终。华盛顿街头、纽约都市,甚至威廉斯堡小镇,不论走在哪儿,味道都不曾减少,这个味道好像一种记忆一样印在了脑海。那时候我把这种味道定义为“美国味儿”。

初二时我去绍兴做考察学习,湿漉漉的空气中总是泛着一股莫名的味道,那是一种安静潮闷的味道,混杂着几个伙伴考察的沉闷和讨论的热情。只是那味道我不曾再闻到过,但记忆深入了脑海,纯粹稚嫩却又不失认真的思想碰撞在绍兴城中弥漫开来,亦或是人文气息,亦或是自然气象,至今回



地大校园挂出“我在地大等你 从寒武纪等到了第四纪”的标语迎接新生。

想起来,仍然向往。

其实说来不免令人发笑,哪有什么所谓的地域气味,偶然一次机会我才发现,我心心念念的“美国味儿”居然是某洗衣粉的味道。因为在那之前,我们很少用,但在国外的老爸却一直使用,所以走到哪里都是那种味道真是再平常不过了。于是我童年的味道就这么不堪一击地被偶然的发现打破了,说起来倒有点失落。因为曾经想把所有的记忆寄托在味道上,如今却被现实狠狠敲醒了。没有了特殊的味道,我再找不出什么特性把这个地方封存在大脑角落里,可惜之余又生怕记忆会因此慢慢消散,心有不甘,亦有不安。

对许多地方,我都曾以味道记住它们,记住一个地方的点滴故事。幼儿园夏日午睡房间的凉席味儿,农科附小舞蹈教室

木地板的味道,北大附中秋日的银杏果果味儿,十九中操场暴晒后的胶皮味儿,雨天土壤的清新味儿,还有逐渐消失的北京冬天的雾霾味儿……我闻到的味道,映出来的却是一幅幅画面,像往日重现一般。或许不同的地方有着相同的味道,但无论何时何地,闻到熟悉的味道就像闻到记忆,嗅出曾经的苦涩和美好。

4岁时,我和妈妈一起去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看望正在读博士的老爸。因为我当时年纪太小,只记得每天的生活中都充满了令人厌倦的奇怪的味道,这种味道在校园里更加肆意,房间里也不例外,久而久之每天闻得好像有点反胃一样。因为这种味道无法描述出来,所以我竟以为这就是武汉独特的气味儿。加上我小时候受不了武汉的天气,那次旅行简直是被妈妈连拖带拽地完成的。我当时想过:这种鬼地方怕是不会再来了吧!后来,我才知道,武汉味儿不是别的,是再普通不过的桂花香味儿罢了。从此以后,桂花香便列入了我的黑名单。

人生的奇妙往往在于:一切好像早就安排好了一样。高三这年,我居然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华科旁边的中国地质大学,网上流传的破旧老校竟如此让我着迷,那些过于精致与现代的大学的

图片不再令我注目,倒是这种朴素自然,谦虚不华的老校让我充满无限向往。有人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,我却好像是因为一所学校而爱上一座城市。无论爸妈怎么轮番轰炸武汉炎热的天气,我都毅然选择要去武汉,就连之前自己讨厌的桂花味儿也不能说服自己。终于,烈日下,我踏入了心心念念的地大,成为了地大人。

寒武纪等到第四纪,我终于与你相遇。

一个人在外面怎么会不孤独呢!忙忙碌碌的前几周让我没有心情想家,也没有心情矫情以前滋润的小生活,偶尔吐槽几句也都算是忙里偷闲。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每天都是新的挑战,与拥有广大胸襟的教授邮件交谈,与来自五湖四海的舍友们每天侃着天儿,谈着理想,搞着笑,倒是让我感叹:不愧我九省通衢大武汉,见多识广地大人了!

渐渐地,我不再那么讨厌桂花香了,她倒是像我的老友,于秋日与我会面,让陌生的城市突然熟络起来,相逢不易,倍感珍惜!武汉味儿是什么味儿?我想,不再是讨厌的桂花香,倒好像是熟悉的桂花飘香和天南海北的陌生的人的味道。

纪念与桂香的邂逅,不绝吟一首小诗:无意穿堂风,桂香惹满厅,谁解其中意,潇洒自在行!



9月22日至23日,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举办“央美青年创意市集”,售卖学生设计手工制作的小饰品。图为学生挑选饰品。 本报记者 刘式歌 摄

## 难忘的一天

北京市第二中学通州校区学生 徐睿

军训的第四天,早晨天空雾蒙蒙的,冷色灰白调的云遮住了原本布满红色的天空,沉沉的仿佛要掉下来,压抑得整个世界都静悄悄的。

我打开宿舍门,一阵冷风扑面而来,顿时有一种秋天的感觉。还没到集合地点,天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低沉的心情,向大地哭诉起来。雨一滴一滴落下,落在我们身上,凉嗖嗖的,有些人已经打起了喷嚏。到了正点,教官来了。“怕是还得早训吧,”班里有人抱怨起来。等教官走到我们身边时,所有人瞬间安静。在每个人都等着听那一句“跑步走”的时候,教官发话了:“今天暂停一次早训,所有人回屋整理内务。解散!”正当所有人失魂落魄地准备跑步时却突然听到了休息的命令,就算在寒冷的天气,我们心里也都是暖暖的。真的出

乎意料,没有想到平常如此铁面无私的教官偶尔也会心疼人。

这一天的训练是在一体楼里完成的,下午训练结束后在解散前,教官还特地嘱咐我们晚上一定穿长裤不要穿短裤。可是有几个学生没有听讲穿了短裤,在晚训集合后教官看见了,严厉地批评了那几个人,随即就让那几个人回宿舍赶紧换了,生怕我们冻到。晚训时,教官在我们排队形时,悄悄把一体楼的大门关上了,怕晚上的寒风把我们吹感冒了。基本训练结束后,教官还和我们一起坐在地上闲聊,带着我们唱军歌。

每天我们与教官在紧张中度过,5天时间不长也不短,留下的回忆却很多,与教官们有欢乐也有痛苦,但是,这段时间却是我难忘的。



地大隧道连接被南望山隔开的南北校区,是地大的标志性景观。